

劉

邦

行人

著

大
爭
霸

項
羽



大 争 霸

行人 著

(上)

中国文学出版社

大 争 霸

行人 著

(下)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争霸/行人著.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1

ISBN 7-5071-0289-0

I. 大… II. 行…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大争霸

行人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25 印张

字数:560 千字 印数:1—15000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软精装(上、下册) 定价:24.80 元

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回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

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

目 次

上卷：

第一章 还军霸上	1
一、少主子婴在轺道亭下失禁了	1
二、酒色之徒见了女子立即腿软下来	10
三、龙袍、金银和图籍孰轻孰重	17
四、法不在多，三章足矣	23
第二章 鸿门寨堡	32
一、大军来到函谷关下	32
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8
三、酒场上，他们成了儿女亲家	44
四、只要不提前约，事情就好商量	51
五、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55
六、无法排遣的怨怒之火燃烧了	66
第三章 霸王分封	73
一、烧杀过后，美人暗自神伤	73
二、淫威之下意有不怕死的书生	78
三、大事之前必有预谋	82
四、三楚、三秦与势的内含	86
五、分封会议虽然顺利，却不融洽	91
六、他们憋气，却又敢怒不敢言	97
第四章 屈辱就国	105
一、汉王大度，但斩杀奸人从不手软	105
二、汉军行进途中突然又添楚兵	109
三、这下子，我们项王就放心了	113

四、日夜风波并非因马焚烧栈道·····	118
五、路漫漫，急切切，又是一个月夜·····	123
六、帅才何在？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26
七、只要汉王尊拜，何人还敢不从？·····	133
第五章 三齐一田 ·····	140
一、贵胄后裔何曾受得了那罪！·····	140
二、就国途中，情况又有新的变化·····	144
三、一田三齐，尊从何人？·····	149
四、他们象躲避虎狼一样逃离他·····	153
五、一不做二不休，杀伐岂能自强？·····	157
六、反项拒楚的盟主由谁充当？·····	161
第六章 关中三秦 ·····	166
一、大将军竟是一个毛头小伙子·····	166
二、从“门槛”跨出还是从“窗牖”跳出？·····	172
三、暗渡褒水，北临陈仓·····	176
四、战事从陈仓引向好畴·····	180
五、西征北讨，哑巴终于说话了·····	184
六、迫于威力，关中三王降其二·····	189
七、面对大举措，众将都惊疑了·····	192
第七章 调虎离山 ·····	199
一、戏马台上，他又举起大鼎·····	199
二、他心里打鼓：北攻还是西防？·····	204
三、设想到一国之主竟成了祭物！·····	211
四、坑杀，使他走向事物反面·····	216
五、事态使他陷入了矛盾和沉思·····	220
六、九九归一，最后还是一个杀·····	223

第八章 东进途中	226
一、大度是收揽人心的暖裘热酒	226
二、欲成大业，何情一官半职？	229
三、车驾前有人跪呼义帝冤死	233
四、义帝生前死后都是一面旗帜	237
五、酒桌上，向“常山王”借脑袋	240
六、有人密告陈平私吞抚恤金银	246
七、喜忧伴随诸侯联军一路同行	250
第九章 彭城数日	255
一、老子上当了，这帮奸徒！	255
二、你怎么跟虞姬上一个厕所？	259
三、酒宴上，酒大王纵谈彭城酒风	264
四、拔剑泉，马扒泉，干枣、举头困彭南	272
五、汉军败走濉水，濉水为之不流	279
六、这老东西全无一点父子亲情	283
七、这些俘虏不能杀，留着有用哩！	290
第十章 风云变幻	294
一、大败之后，他们再议时局	294
二、疏通关节，还需朋友的朋友	300
三、为逼九江王早日背楚，他将九江王背楚的消息故意透露给楚使	302
四、现在他又面临“向西还是向南”举棋不定的局面	308
五、往事不堪回首，他有一块心病	311
六、扯腿的猪狗何止老刑徒一家？	318
第十一章 重整军旅	321

一、两军人马来到了京、索之间·····	321
二、老的老，小的小，这是他娘的什么兵？·····	326
三、兵有强弱，各有一用·····	330
四、我也是布衣农家之人啊！·····	333
五、立太子，树其威，水淹废丘·····	338
六、汉王何必说这种狠毒话？·····	346

第十二章 取道北路····· 354

一、魏王豹的爹娘根本没有病·····	354
二、老人“噗嗵”一声跪在儿子面前·····	359
三、原来他们是来“钓鱼”的啊！·····	364
四、战场上，舌辩之士毕竟不行·····	369
五、井陘，从来是兵家用武之地·····	373
六、败军之将岂敢论兵·····	390

下卷：

第十三章 久困荥阳····· 396

一、忧喜常伴汉王·····	396
二、他们的注意力都转到了甬道·····	399
三、注意力有所变化·····	402
四、荥阳城上城下，南门东门·····	409
五、生死荣辱，天上地下·····	415
六、荥阳可弃，敖仓不丢！·····	421
七、这酒徒险些坏了我的大事！·····	425

第十四章 君臣离隙····· 429

一、只为事成，金子多少我不在乎！·····	429
二、城楼上投下了金色的疑团·····	433

三、这硬硬的金子还能假得了吗？	435
四、三牲大宴只吃了一半	438
五、要走就走，谁还留你不成？	444
六、他似乎有些感悟和愧疚	447
七、兵临城下，岂能言和？	450
八、彭城人士说范增	455
第十五章 真假汉王	459
一、你们看他象不象汉王？	459
二、原来是一个假货！	464
三、关塞之上，有人献计	469
四、楚将不愿单独作战	473
五、四处冒烟，所向何处？	476
六、热饭凉吃又一夜	479
七、这墓压了龙脉，怕不好哩！	482
八、他的嘴皮子利索起来	485
第十六章 东西奔波	490
一、这事还得我刘邦亲自前往	490
二、他掏了大将军的被窝	493
三、军师的牵制之计已经深入人心	497
四、新手和老手想到一起了	501
五、旋风刮来又刮去	504
六、一个清醒的“醉招”	511
七、你们要把我五牛分尸吗？	518
第十七章 高阳酒徒	523
一、汉王果真有这么好吗？	523
二、大将军的声威与酈食其的生命	527
三、好酒，好酒，洒了可惜	531

四、两个新仇胜过一个旧仇·····	535
五、项羽盛怒之下，突然眼睛一亮，笑了·····	538
六、喧宾夺主论兵法·····	543
七、他们想出了可以取胜的笨办法·····	545
八、龙且摘下盔胃，将头颅伸过去·····	548
第十八章 广武两峙 ·····	554
一、我有诱饵，他不上钩就不是人了！·····	554
二、别忘了也分给我一杯喝啊！·····	558
三、我宁可与你斗智，不与你斗力·····	562
四、照看伤病，戚夫人比你行！·····	571
五、肖何在汉王屁股上捏了一下·····	574
六、老夏侯，汉王的伤好了吗？·····	578
第十九章 何去何从 ·····	584
一、大丈夫何言假齐王，我封他真齐王！·····	584
二、汉王待我不薄，我岂能背他？·····	588
三、相大将军之骨，妙不可言·····	593
四、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602
五、他们胜利在望，却又精疲力竭·····	607
第二十章 和议甫定 ·····	608
一、天机不可泄露·····	608
二、到时候我到哪里去找你这个乡亲？·····	613
三、现在天机可以泄露了！·····	623
四、老脸不要了，无耻就无耻吧！·····	628
五、改追杀为守土，好听又实惠·····	632
第二十一章 跟踪而至 ·····	638
一、鸿沟经过大梁向东南延伸·····	638

二、事态出现了一波三折……………	643
三、他放下茶盏说：“封号要落在实处！”……………	647
四、我不是我，我是汉王爷哩！……………	655
五、楚地这块肥肉怎么吞食好呢？……………	660
第二十二章 九里山前 ……………	664
一、他对敌军信使说：“这封信还由你送！”……………	664
二、大战之前，军师竟玩起风筝……………	669
三、冬夜，彭城上空升起悲鸣的大鸟……………	678
四、我将白云山改为子房山赠给先生如何？……………	685
第二十三章 刘项之签 ……………	690
一、这两天，她老做噩梦……………	690
二、以后大司马怕是不会再见到项王了！……………	694
三、怎么能在自己国土上抢粮呢？……………	703
四、异人说卦：刘项之争，刀俎之争也……………	707
第二十四章 虞兮羽兮 ……………	714
一、我不信玩得了将的人玩不了兵！……………	714
二、一个合用多年的木碗……………	722
三、他想回老家，路却堵住了……………	727
四、歌声在大帐内外响起……………	734
五、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740
六、为了赏赐，他们分割了他的尸体……………	744
尾 章 得失之间 ……………	751

第一章

还军霸上

秦宫的月亮坠了，东方的日头升了。不知那是烈日暴晒的炎夏，还是风和日丽的阳春？人们心里打鼓。不久，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下来……

少主子婴在轺道亭下失禁了

公元前二〇六年十月中旬，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吹过，夜空中立时袭来一股紧似一股的寒气。天气转凉了。清冷的月光渐渐收敛，京城咸阳弥漫了一片肃杀之气。

这天凌晨，一队人众慌里慌张地簇拥着一辆白马素车，从咸阳皇宫里鱼贯而出。他们全都低眉锁眼，哭丧着脸，好象举哀送葬的孝子一般，只是没有嚎啕大哭罢了。

白马素车到了咸阳南门外的石柱桥，这时坐在车上的白衣青年突然叫了一声：“停车，停车，险些忘了，忘了……”

众人全都愣了，不知忘了什么物件，抑或忘了什么事情，连忙停下来，问道：“忘什么了？”

白衣青年指着皇宫说：“快回去把白丝带子取来，快，快！”

一副急迫害怕的样子，头上的冷汗都冒出来了。

随车的侍从见此，立即转身跑去了。

白马素车停在石柱桥上。石柱桥在渭水之上，所以又叫渭桥，是咸阳南出或者东去的必经之路。车马在桥上等候的工夫，白衣青年向桥下望去，那静静的渭水已经失去了夏日的狂暴，也失去了昔日的威势和风采。白衣青年抬头向北看去，宫室的殿宇隐现在晨雾之中，若有若无。他不知道此次离去还能不能回来，还能不能再看到自己生于此长于此的寝卧之地？想到这里，白衣青年不禁心里一阵酸楚，流下两行清泪，轻声呼道：“大秦，大秦……”心绪烦乱，悲痛至极，竟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此刻，三五成群的平民百姓从渭河南岸挤过来。他们有的挑担，有的背负，缕缕行行，直奔渭桥。他们都是赶早进城卖菜的。过桥的时候，他们虽然小心地躲开白马素车，却也不再回避。白衣青年没有发怒，只是觉得失去了光彩。现在他又想起了这座熟悉的石柱桥：昔日，他的祖父出巡、冶游、狩猎，经过这里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威风 and 神气啊！就连那个不争气的叔父经过这里的时候，百姓们也是退避三舍呀！现在倒好，轮到自己继承大统帝业还不到一个月，就这样完了，乱套了……

白衣青年将脸背过去，泪水从脸颊流到嘴边，从嘴角渗入嘴唇。他觉得泪水有点咸，有点涩，也有点苦。他举起袍袖擦了擦泪水，不经意扯动了身旁的红漆匣子。匣子里装的是传国之宝，是祖父传给叔父又传给自己的皇帝御玺。匣子一共六个，分别装着“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和“天子信玺”六方宝印。御玺旁边还有一些符节之类的军事外交用物，是皇帝专门用来调兵遣将和派遣使者的信物。现在这些东西都将拱手献给别人了！

“唉，唉唉……”他一边抚摸红漆匣子，一边哀声叹息。他叫嬴子婴，是秦始皇嬴政的嫡孙，二世胡亥的侄子，如今做了秦国的新主。虽然他继承大统还不到一月，人们还不习惯称他为“皇”为“帝”，虽然也许从今以后他不再是秦国新主，而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刀下之鬼，但他现在确乎是秦国的年轻君主。

嬴子婴点了点御玺和符节，数目都对了，一个也不少，然后又呆呆地坐在座位上。他好象有点放心，又似乎有点不放心，老是七上八下，一会儿想到生，一会儿想到死。他不知今天将见到的这位沛公会如何处置自己，是高抬贵手给自己一条生路，还是由忌恨秦政而迁怒后嗣杀掉自己，这种思绪好象一条蚯蚓不停地在他心中爬动，又象一条长蛇缠绕着他，捆绑着他，使他浑身紧缩，动弹不得。自从三天前，使者给他带来命令，他就一直心惊肉跳，魂不附体，不知自己是死是活，不知沛公是真的宽宏大度，高抬贵手，还是虚情假意，借以骗得咸阳，再下毒手呢？他现在还无法判断。“唉，算了，生死未卜，由他们去吧……”嬴子婴颓然靠在车座上。

“少主，丝带子取……取回来了！”侍从一边气喘吁吁地跑着，一边举着白丝带子叫道。

嬴子婴接过丝带，看了看，递给身旁的太傅说：“快打一个扣子，给我套在脖子上系好。”说着，将头颅和脖子伸过去。

太傅不忍心，愣愣地看着嬴子婴，叹道：“少主何必如此呢？”虽然他知道这是前朝传下来的献降规矩，但沛公这次却无此要求。

嬴子婴抬头瞪了太傅一眼，怒声嗔怪道：“系颈以组，俸玺于道，这是古上规矩。别耽搁时辰了，快给我系上吧。”又把脖子伸过去。

太傅还是不接，又说：“他们事先只说‘俸玺于道’，并不曾说‘系颈以组’，何必画蛇添足？”

“示人以诚，谢罪六国。不要再啰嗦了！”

见子婴急了，太傅不再说什么，只好接过丝带，打了一个活扣，套在子婴脖子上。

“起驾！”嬴子婴催令赶车的驭手。

白马素车过了石柱桥，一直往南。北风从渭河那边吹来，吹在路边的杨树上，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枯黄的树叶纷纷落在田间、沟壑和道路上。车轮辗转在树叶上，发出“噉噉噉”的破碎声。嬴子婴觉得那车轮不是轧在树叶上，而是轧在自己身上和心上，如同撕心裂肺一般疼痛。

不久，车马到了兴乐宫后边的岔路口，开始向东拐去。这时，太阳初升，阳光熹微，车子迎着阳光驶向东方，直奔轺道，路旁的树木，丘岗、宫宇、房舍，在耀眼的阳光下，斑驳明灭，由远而近，忽又急促远去，一闪而过。

大约辰时左右，车子到了轺道亭，驭手将车马停下来。随行的侍从将搭脚的木梯从车上搬到车下，小心翼翼地扶着嬴子婴下了车。嬴子婴伸了伸腰身，整了整衣冠和丝带，然后走进路旁的轺道亭里，坐下来歇息等待。

太傅招呼一个年轻侍从在路旁张望，随时禀告人们迎接那位即将到来的东方君主——沛公刘邦。太傅安排停当，转身进了轺道亭。他看见嬴子婴坐在石鼓上闭目养神，自己也在旁边的石鼓上坐下来，却又忽地站起，觉得那石鼓太凉。他伤情地看了看嬴子婴，觉得应该在石鼓上垫一块蒲团，只因来时匆忙竟把这事忘了。他有心想唤起嬴子婴醒醒，以免着凉，但看到嬴子婴睡得那样安详，那样沉静，听到那轻微的鼾声，他又犹豫了。他知道嬴子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一直在想事，一直

没有睡觉，实在有点可怜，实在让人心疼，实在不忍叫醒。太傅脱下自己的袍服，企图垫在赢子婴臀下，却没有成功，只好将袍服披在幼主身上，“睡吧，睡吧，凉就凉一点吧！”太傅摇摇头出了亭子。

轺道亭东去霸上仅有数里。如今第一个入关的义军领袖沛公刘邦就驻军在霸上。所谓霸上，就是霸水之上。这里有一个寨堡，叫霸城，又叫霸城观，说是城，却没有城墙和城门，实际上只是一个散落在一片柳林之中的小镇，镇外有一道堤，唤作城墙罢了。霸城与轺道亭遥遥相望，这里的动静那边一目了然，所以赢子婴他们只要在路上向这里张望一下，就什么都一清二楚了。

辰时三刻，霸上传来一阵号角声和马嘶声，随后在柳林上空扬起一阵尘土。刘邦受降和进驻咸阳的队伍出发了……

“站好了，站好了，双手下垂，躬腰低首，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交头接耳；车马一到，都要仆伏在地。知道吗？不许抬头，不许张望。”太傅向路旁的宫廷人员大声说罢，又立即跨进轺道亭，躬身轻声说道：“主上，他们向这里开拔了，请少主快到路旁迎驾吧！”

赢子婴睁开眼，站起来，披在身上的袍服立即滑落在地上。太傅连忙捡起袍服穿在自己身上。赢子婴重新整饰了一下衣冠和丝带，缓步走出亭子，来到轺道边上，在几支节杖和一堆装放玺符的木匣旁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赢子婴的位置十分显眼，在众人之前，首当其冲；而且十分突出，只他孤零零一人，不容混淆。赢子婴向身后看了看，想退到后边去，但是不行，太傅说他的位置只能在那里。

“嗒嗒嗒嗒……一阵马蹄声响，几十匹斑驳雄威的战马簇拥着两辆红漆油亮的车子，在猎猎的旌旗声中滚动而来，不久就